

陌安凉 著



一场交织着爱与恨的纠缠

一段充满伤害与撕裂的记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埃 的 上 云 尘

陌安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上的尘埃 / 陌安凉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01-10955-8

I. ①云… II. ①陌…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3611号

云上的尘埃

YUN SHANG DE CHEN'AI

陌安凉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王 彦 袁 卫
装帧设计 小名鼎鼎 杨思慧
责任校对 曾乐文

制版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0插页
字 数 204千字
版权印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骤雨欲来晚初夏 001

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本的人，才能讲道理。

第二章 肆意挥霍的时光 025

被讨厌也无所谓，被鄙视也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怜兮兮地维护着自己的名声，有什么用呢？

第三章 埋葬明日的夜晚 047

你不要总是这样阴暗晦涩地活着，你以为这样活着，别人就会开心吗？

第四章 不完满的悲歌童话 071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自以为是的人。只是这些人，永远以为自己是聪明人，其他人都是傻瓜。

第五章 散落的齏粉真心 093

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可是我捧出的真心却被你当成垃圾。

第六章 尘埃到云端的距离

113

我不允许任何人践踏妈妈的自尊，也不会把自己送到你的脚下任人践踏。

第七章 逃不过一场爱情

135

她把那个散发着阳光味道的少年放在心底，在她的心还没完全黑化之前。

第八章 倘若只是试探玩笑

153

很多事情的真相，往往比你想象的更残酷。

第九章 裹着蜜糖的毒药

169

我会保护好自己，哪怕是为了你。即使这是个谎言，也只骗过了我自己。

第十章 爱的罪与罚

193

这是你的罪，你要偿。

第十一章 再无岁月可回头

209

在这场爱与恨的角逐里，谁也不是永远的胜者。

第一章

骤雨欲来晚初夏

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本的人，才能讲道理。

云上的尘埃

吕艾草发誓，这绝对是她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难熬的夏天。

高达38℃的闷热天气，坐了整整六十个人的教室，头顶上年久失修吱吱呀呀响的风扇，以及前座不爱干净的男生身上散发出的臭味，共同组成了她对这个夏天的临时记忆。

她翻开厚厚的英语题册，挑着已经打了红叉的习题看。上面的英文字母歪七扭八地凑在一起，让她眼花缭乱，有点儿想吐。

她稍稍抬起头，就看见桌角贴的小日历上明晃晃地写着几个血红的大字：距离高考还有38天。

真是个讨厌的数字。

吕艾草长舒一口气，扔掉手中外壳有些斑驳的钢笔，扭头看着窗外，夕阳正一点点往下沉。

其实说起来，她是班上真正的优等生，也是老师的重点培育对象，可在这种人生的关键时刻，她却显得惰性十足，现在更是连装装样子也不肯了。

没关系，即使现在一点儿书都不看也是考得上大学的。本市的华英大学就很好，离家近，学费也不高。

至于广宁大学——别闹了，那么远，学费又贵得出奇，就算是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学，不好好努力的话，出来还不是一样没工作？

这样想着，吕艾草居然对着窗外自嘲地轻笑了起来。

直到发现自己正和窗外那个穿着白衬衫、向教室里张望的男生四目相对时，她才猛然惊醒，面色羞赧地转过头。偏偏这个时候，班主任老陈出现在门口，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吕艾草腾地站了起来。脸上的红潮还没有消失，被老师这样一叫，她竟忍不住心脏狂跳起来：老师不会是以为我和外面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吧？还是我刚刚走神被发现了？

“你出来一下。”老陈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说完，她转身就走。

吕艾草揣测不出她的用意，只能强作镇定地跟着她来到办公室。

和教室比起来，办公室清凉许多，窗台上的几株绿色多肉植物也在金色的夕阳余晖下显得分外好看。

吕艾草站在老陈身边，微微垂着眼睑，细碎的睫毛挡住了她的眸子，脸上的表情在逆光下看不清楚。

老陈叹了一口气，把一张纸甩在桌上。

“吕艾草，这就是你的志愿？区区华英大学？”她的语气里是满满的怒其不争的意味。眼前的女生若不是看上去纤细柔弱，她真恨不得一记重锤敲下去，让她清醒清醒。明明是上最好大学的苗子，怎么就这么糊涂，在所有模拟志愿单上都坚定不移地填了同一所普通大学？多少人恨不得狠狠握紧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个一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女生却沉默地后退了，这让她怎能不生气？

原来说的是这个？

艾草稍稍松了一口气，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刻。她抬起眼帘，乌黑清澈的眸子里没有一丝波动。她伸出手，把桌上那张薄薄的模拟志愿单拿了起来，冷淡的目光久久地停在那张纸上，明明只有那么几个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张多么重要的纸呢。

“艾草啊，这是你的前程，你可要考虑好。华英和广宁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你

云上的尘埃

难道想这样随便葬送掉你的人生吗？你难道想十年寒窗就这样白白浪费？”

“十年寒窗”这四个字像是锋利的针一样，猛然刺进了她的内心。她下意识地握拳，模拟志愿单也被她捏得起了皱。

谁想要葬送掉自己的人生呢？明明只有十八岁，明明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开始，现在却不得不走上一条看似轻松却会让她的人生大转弯的路。

有什么办法呢？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妈妈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必须赶快住院。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离开母亲去异地求学？更何况，×市的消费那么高，广宁大学的学费那么贵，她根本负担不起。

她捏紧了手上的模拟志愿单，余光从老陈桌上的志愿填报指导书上掠过，封面上是气势雄伟的广宁大学的图片，那是多少高考生向往的地方。

没人知道，从小到大，广宁大学一直是她的梦。也正是这个梦，一直支撑着她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上了广宁大学，前途就一片光明了。

上小学的时候，她的老师就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中学的时候，妈妈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到了高中，以她的成绩完全是可以考上的。只要她在志愿单上轻轻一填，哪怕只填了一栏，她的梦，就实现了。

可是她退却了。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绯色余晖洒满整个教室的傍晚。同学们走得干干净净，只有她留在教室里，面对着那张模拟志愿单，长久地发呆，手中的铅笔都沾上了她的汗。不知过了多久，她的眼眶里，流出两行比夏天的热气还要灼人的泪。

她擦了擦眼睛，最终在所有志愿栏里都填了同一所学校——华英大学。

这已经是深陷困境的她，最好的选择了。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校环境，华英大学已经算是同类学校里最好的了。更何况，华英大学会为优等生提

供一笔不菲的奖学金，支付每年的学费和日常开销绰绰有余。而且，华英大学本校区离附属医院也很近，这样她下了课就可以给母亲送饭。

至于广宁大学……算了吧，那不是她的人生，纵使她一直在为它而努力。

吕艾草像是放弃了最后的挣扎般，长舒一口气，轻轻地把志愿单放了回去：“老师，感谢您的关心，但是，志愿，我是不会改的。”

冷淡却坚定的语气，让老陈期望的眼神一下冷了下来。

吕艾草不想直视她的眼睛，淡淡地侧过头，不作声。

你所想过的，我都想过；你所说的，我也都对自己说过。现实打败不了我，是我自己，打败了我自己。

见吕艾草一副誓死不改的架势，老陈气不打一处来：“行啊，你不改可以，但我有义务让你妈妈知道，你……”

“不要！”吕艾草几乎是喊了出来，原本冷淡的神情立马变得慌张起来。

老陈教了吕艾草三年，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总是一副冷淡模样的女生惊慌失措。

“你妈妈知道这件事会很伤心的。”

“所以您就更不能告诉我妈妈了。”吕艾草的神情变得急切，就连眼眶也开始发红，“她肝硬化恶化，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去住院。我好不容易才劝说她同意住院，如果您告诉她了，她死都不会去的。”

似乎被她的话震惊到，老陈有一瞬间的呆愣。

“可这也不是你轻易放弃广宁大学的原因啊！你妈妈住院了，护士会照顾她；如果是学费的问题，你放心，我有师兄在广宁大学，我可以让他介绍勤工俭学的工作给你。”

“谢谢老师……可我，我……”吕艾草咬住嘴唇，生怕自己哭出来，“我不能离开妈妈，我是她最亲的人，我不能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

“你——”老陈语塞，竟不知道如何反驳了。整个办公室里顿时沉默了，

云上的尘埃

安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过了好一阵，老陈像是挣扎着做最后一次努力一样，叹了一口气劝道：“这样吧，这张志愿单你拿回去，今天晚上你好好考虑，明天再给我答复。”

下午的自习还在继续，整个学校都静悄悄的。

吕艾草拿着那张此刻有如千斤重的志愿单，步伐沉重地往教学楼走。她努力瞪大通红的眼睛，生怕下一秒就会有泪珠滚落。

“同学。”

安静的小路上，响起一个磁性温厚的男声，接着，是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同学！你等等！”

肩膀上突然传来一股力道，吕艾草停住脚步，这才意识到对方叫的是自己。几乎是同一时间，她转过头，而身后的男生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就这样，吕艾草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那个男生的胸口上。

没有“哎哟”一声，也没有“哇”一声哭出来，吕艾草默默忍受着疼痛，紧紧地捂住发红的鼻子。与其说是他的胸膛撞得她鼻子生疼，不如说是他胸前的那个玉佛挂坠搞得鬼。

吕艾草仰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迎上的却是一张熟悉的脸——是那个在窗外和她对视的男生！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突然转过身！”男生慌张极了，从精致的西装裤口袋里掏出手帕，递到吕艾草面前。

吕艾草下意识地翻了个白眼——看来肯定流鼻血了，她有些不爽地接过带着淡淡古龙水味道的手帕捂住鼻子。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男生愈发内疚，有些手足无措地贴近吕艾草，精致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歉意，一时间竟没有顾忌地直接伸手想看看她的伤

势，却被她顺势躲过了。

不知为何，吕艾草竟有些好笑，对方明明无论从穿着打扮还是长相上都是个十足的贵公子，却一点儿架子都没有，着急又笨拙地对自己道歉。

她不是不依不饶的人，而且她的鼻子本来就容易流血，所以她擦完以后，就把手帕还了回去。

男生接过帕子，还想说什么，她却看也不看他转身就走。

“同学，你真的没事了？”仗着身高腿长，他一个大步就挡在了她的面前。

吕艾草有些烦，却又不得不驻足抬头看他。一双大且诚挚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恰到好处的五官比例——乍看上去，男生很是好看。他既有着高中男生那种健康阳光，又有着成熟男人的优雅温厚。

这么好看的男生，如果是本校的，她应该早就知道了。所以不用想，他应该只是偶然出现在这儿。

“我没事。”吕艾草轻声回道，“你有什么事吗？”

男生像是被说中了心事，尴尬地笑了笑：“请问你认识高二（三）班的乐悠吗？”

乐悠？

这个名字好熟悉。吕艾草轻轻皱眉，在脑海里搜寻着这个名字。终于，脑海中关于它的零星记忆被唤醒。

整个学校谁不知道高二（三）班的乐悠，仗着家里有钱，逃课打架怎么高兴怎么来，是这所学校里的顽劣学生。很多人就算从未见过她，也早就久仰大名了。而吕艾草，就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里，吕艾草像是被噎到了似的，有些说不出话。

“我……不认识……”吕艾草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她实在不想和那个女生扯上什么关系。

云上的尘埃

“好，谢谢你。”男生像是预料到了一般，爽朗一笑，毕竟不是第一个人带着这样的表情如此回答了。

“哦，对了。”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留下一串电话号码，递给吕艾草，“今天实在对不起，你如果待会儿鼻子还是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
看医生。”

他的眼神无比真诚，让吕艾草有些不知所措，出于礼貌，她点了点头。

男生粲然一笑，转身大步离开，吕艾草轻轻把纸条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临近放学时，吕艾草无意间又看到了那张被老陈退回来的志愿单，它皱巴巴的，委屈地躺在书桌里。她叹了口气，鬼使神差般把它卷了卷，拿在手里。

四点半后的学校，有着一天里最美的样子。少女们的制服裙来回荡出一个个好看的弧度，背包上的小饰品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男生们凑成一堆，呼呼喝喝地在人群中笑闹。绯红色的天空点缀着一片片洁白的云，橘色的太阳渐渐向地平线隐去。路旁的丁香花肆意地绽放，清风一吹，香味扑鼻。

走在人群中的吕艾草被这样的画面衬托得有些形单影只，不过她似乎并不在乎，只是心事重重地专心走着自己的路。

明明是青春正好的年纪，吕艾草却活得像个踽踽独行的迟暮老人。

“吕艾草！”

一个熟悉软糯的声音把她从思绪中惊醒，抬起头来，一个穿着鹅黄色外套的女生正站在校门边，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许愿？

她怎么来了？

吕艾草有些愣神，脚下却忍不住加快了步伐。

许愿是她妹妹，虽然不是亲妹妹，可这些年她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比亲

姐妹感情还好。许愿比她小一岁，在隔壁高中念高二。虽然学校离得很近，但是许愿放学晚，很少跟她一起回去。

“啊，终于等到你啦。”一等她走过去，许愿就亲昵地挽住她的胳膊，像小时候一样，手指留恋地抓住了她的袖口。

“你今天怎么来找我了？”吕艾草有些惊慌，打算偷偷地把手中的志愿单塞进口袋。许愿眼尖心细，可不能被她发现。

只是，还是晚了一步。

“今天最后一节是体育课，我就先走了。咦，你手里拿的什么啊？”许愿手一伸，一下子就把志愿单抢了过来。

吕艾草心一沉，顿时有些头痛。

许愿在看到内容时，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你——”

志愿单被吕艾草一把抢了回来，整齐地叠好，塞进口袋里，她云淡风轻地说道：“嗯，我要读华英。”

“你的成绩明明可以去广宁！你疯啦！”许愿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拼命压低声音，生怕自己喊出来。

“那又怎样？妈妈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能离开她？”吕艾草无力地踢着石子，眼睛却一直回避着许愿的注视。

“你去念大学后还有我啊！”许愿拍了拍胸脯。

“可是你明年也要考大学了，也是要离开的！”

“我——”许愿一下子噎住，懊恼地抓了抓头发。

“你放心吧，以我的实力，就算是华英大学，我以后的前程也会很好的。”吕艾草不知是安慰她还是安慰自己，强颜欢笑地说道。

“艾草，是不是……是不是我拖累你了……”许愿停住脚步，“如果没有我，你们不会过得这么累，阿姨也不会因为要养两个孩子而这么辛苦……”

“你瞎说什么啊！”吕艾草打断她的话。

云上的尘埃

许愿是个敏感脆弱的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从小身体就不好，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后，就跟她们住在一起。她非常懂事听话，努力把最阳光的一面呈现在她们面前。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没有你，我也会这样做。还有，你没有拖累我们，我还要谢谢你一直代替我陪在妈妈身边呢。而且，你不记得小时候我刚搬过来被欺负，还是你冲出来救了我吗？我怎么可能觉得你拖累我。”吕艾草轻轻揽住她的肩膀，柔声说道，“我的实力你还不信吗？”

许愿情不自禁地点头。吕艾草在她心里，一直又聪明又能干。而且，这样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了。毕竟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法照顾好阿姨。

想到这里，许愿的眼神忍不住一黯，随即，她又扬起了微笑，摇摇头把这些情绪清除出了心底。

“好啦，我们快点儿回家吧，妈妈该等着急了。”

“嗯！她今天说会做你爱吃的菜呢。”

“对了，你可要答应我，这件事先不要和她说！起码要等我交完住院费后再说！”

“嗯……好吧，我答应你！”

二

晚上六点半，甩尾巷31号，荀彩酒吧。

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的灯光，群魔乱舞、纸醉金迷的年轻人，这样的场景组成了这家日式酒吧最稀松平常的一天。

吕艾草从厕所换完衣服出来，迎面遇到了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女生。她们衣着暴露，化着浓妆，嘴里时不时冒出几句脏话。

这样的女生，她每天都能遇到，早就习以为常。刚来到酒吧打工时，她还很鄙视这群人，可后来她又觉得自己这刻薄的清高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比起她们灯红酒绿、逍遥自在，自己拮据又辛苦的人生，看起来才更可怜吧。

她走到洗手池边，洗了洗手，抬起头，此刻镜中那个素面朝天、脸色惨淡的女生嘴角扬起一个不明显的弧度，在冲她苦笑。纵使很讨厌这个环境，她也要坚持下去，毕竟在这里打工的钱足以贴补家用，妈妈下一季度的住院费也该缴了。

她轻轻拂开刘海儿，拍了拍自己的双颊，让自己能精神些，今晚要熬到十二点才能下班。

吕艾草看了看被冷水刺激得通红的脸颊，拎起换下来的衣服往外走，谁知却被身后的人一把拽住。

“喂！没看见我在这儿洗手吗？你为什么关掉我的水龙头！”

刺耳聒噪的女声、骄纵蛮横的语气，加上顶着一张虽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住青春逼人气息的脸……吕艾草心下一沉，知道自己又遇上麻烦的主儿了。瞥了一眼刚才被关掉的两个水龙头，吕艾草烦躁得想说脏话。

这个小姑娘在旁边打电话，却开着水龙头一直放水。从小秉持着节约用水准则的吕艾草自然看不下去，顺手就把它关了，谁知这也能成为被找碴的理由。

一口气提了上来，吕艾草想好好教育教育她，却被突然冲上来的两个女生挤开。那两个女生架着那个小姑娘就往外走，看起来很着急、很兴奋的样子。

吕艾草站在原地，大喘了一口气。也好，能不惹事就不要惹事。

直到回到吧台，吕艾草才来了点儿状态。与上一班的调酒师交接好后，她开始正式工作。

这份工作，是她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梁博介绍的。梁博虽然是个小混混，却也认识一些小老板。当时这个酒吧正缺人，梁博用两条烟就把她这个刚满十八

云上的尘埃

岁的人安插进来了。

说起来她其实算是幸运的，一开始老板要她做侍应生，后来看她聪明，就让她学调酒。在这种地方，调酒师比侍应生要好太多，不用应付太多的人不说，工资也高出一截。

“艾草，给我来两杯血腥玛丽。”

说曹操曹操到，长年盘踞在此的梁博看见吕艾草上岗，就过来点了两杯酒。

一张崭新的一百块被放在了吧台上，吕艾草看也不看一把收了起来。

梁博面对她坐了下来，掏出烟作势要点，却被她“嗖”一下抢了过来。

“嘿？你动作够快的啊！”

“少贫嘴！不是说了要少抽烟吗？你现在都一身烟味了。”吕艾草把烟和打火机一起扔进垃圾箱。

梁博眼巴巴地看着，却又不敢顶嘴。

“有钱你就来这儿鬼混，什么时候能长进点儿！”吕艾草语气里满是训斥的意味，把两杯血腥玛丽推给了他。

“你别念了，年纪轻轻的都快长皱纹了。”梁博撇了撇嘴，“我来这儿不也是为了照顾照顾你吗？”

“谁要你照顾了！”艾草的脸色更差了。

梁博倒也不生气，毕竟相识这么多年了，他一眼就看出她这几天一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生气的女人不能惹，这点他最了解，所以他打了个哈哈，端着酒走了。

吕艾草看着梁博隐入人群的背影，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其实梁博说得对，他总来酒吧也的确是因为她在这里他不放心。从小到大，梁博一直像哥哥一样照顾她，可她却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

人要学会感恩，而自己，是不是有点儿太得理不饶人了？